

管

子

帰葉山房發行

管子卷第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宙合第十一

宙合第十一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
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包羅也

樞言第十二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舉目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第三舉目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第四舉目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第五舉目大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第六舉目母訪于佞。母蓄于讒。母育于凶。母監于譖。不正廣其荒。第七舉目不用其區區。烏飛準繩。第八舉目讀反火縣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舉目母犯其凶。母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舉目可淺可深。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舉目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迹。第十二舉目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停。停反耕遁丁歷丁用。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三舉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故曰君臣之分也。左陽君道右陰臣道。君出令佚。故立于左。

十一舉目當在人不當在則擊下一事下十二舉目當在則擊

君但出令故曰佚。凡右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夫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為用。事故左佚而右勞。臣任力勞。故立于右。故曰勞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不同樂師盡能調之喻百度君出令皆順。雖各有別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君出令皆順奉之則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職臣守任之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務而財必多也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而無妄也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臣其愛宜一率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母。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散而無姑。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職曠故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眾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準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為正。準壞險以為平。準必壞。舊高峻。鈎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後以為平也就枉取直也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言制以舉所舉既博。則枉直咸盡。故無所失。雖雞鈎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鳴狗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桀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人亦桀之國人武之國人亦紂之國人桀紂以之亡亂之故也湯武以之昌治之昌治也。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人之興善亦章明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夫成軸之多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須備故多備方夫成軸之主嚴剛圓主柔和今用規者欲施恩引物也

成軸既多
因物施宜
隨大小而
用之也

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處。因物施宜故有大小也。猶迹求履之舊也。
述者履之所出善者恩之所生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可得施恩而求善心善心可生也。夫馬有不適善無不適也。適善
備也。儂也是以無乏。德輕順貌既皆適善能備以恩為善者輕順人君善既備順何所乏哉則求者無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
焉。辟法也。取天清陽無計量地化生無法崖。化無有崖畔君之恩。天地之厚廣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
法天地之厚廣也。是非存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是既行恩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恩義令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卒而不戒。不可識謂其非謀隱伏意在不測或苞息改也。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師必當陰備待之。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藏禍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
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
存矣。對配也。物至矣以多少之恩配大小之減盡也。溜發也。言偏環畢莫不備得
形如此則均平皆在於恩而無遺失也。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以恩故物盡發於善亦既
故曰減溜大成。盡善君教不偏減順圓圓之周無不備得也。成功之術必有巨
獲。巨大也功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
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遇會若合符契則何功而不成也。春采生秋采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
闔。詘信涅反。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
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意濟世時亂方殷未可明論賢人之處亂

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佞性。佞性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菑矣。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菑。終無可得。非為畏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哉。非為畏死而不忠也。夏不就清。冬不就溫。更以寒暑致菑。終無可得。時非所言。必致刑僇。既加刑僇。矣。何功澤之加哉。進傷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為人臣者之生。因此轉更偷生也。退而不遇害而人臣。其為不利彌甚。不避亂世而遇害。則君益其嚴酷也。臣亦偷生不利彌甚也。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牘。以待清明。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操。不息修業。亦不息其版籍。所以俟亂世。清明候風雲以舉翼。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可久可大。則賢人之德業明。乃哲。哲乃明。奮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湯音湯。凌轢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湯武也。所以不平稱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怨。其來久。所以絕。四鄰之好。杜賓客之交。惡其名實之間也。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毒而此。

沒法也。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既欲其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謀蓄必至。故曰災極。夫行
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大
揆度儀若覺。卧若晦明。言人君材質雖不慧。但大揆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若覺而卧。若從晦而視。明可以成大也。言淵色以
自詰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晤。當淵寂其色。以自窮詰。默靜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晤。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則通晤循而用之。其蒙自發明也。故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之理。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教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教。教在堯時。雖凡常自禮法。竟以改邪為明。故賓虞朝讓德羣后書曰。無若丹朱教。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母訪于佞言。母用佞人也。用佞人。則私多行。母
蓄于諂言。母聽諂。諂則欺上。母育于凶言。母使暴。使暴則傷民。母監于讒言。母
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
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
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途。守而物修。
故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
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夫。夫則廢而不濟。失

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鳥飛準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準繩曲以為直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馬。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于南。意北而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集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苟遂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意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著之簡矣也。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繩直千里路。必窮也。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平準。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守常違變。道必躡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議欲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讀火縣反。道讀遠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順。目所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順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且審故謂之聰。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視曰明。心曰順。目之順。心之所慮既順。民利。利乃勸。勸則吉。民既勸勉。故可舉。乃得中。可制禮。作樂。易先古政。易禮樂告之。聽不順。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伎也。

苟所以陰政。政陰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謹克。未便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
言中正以蓄慎也。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妄愛於粟米貨財也。
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憤怨。遠其憂。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
于馳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
家矣。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麗主盛處。賢而自予雄
也。言君主豪盛處已以賢也。自許以為英雄。予許也。故盛必失而雄必敗。夫上既主盛處。賢以操士民。國家
煩亂。萬民心怒。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播而入深淵。其死而不振也。必故曰
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為其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
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諸事。皆可詳之言。天不一時。春夏秋冬
各有其時。地不一利。五十土地各有其利。人不一事。士農工商各有其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
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况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豈得不多而殊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于物而
旁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道也。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
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而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言寡能之人。但辯一言。察一理。攻一事。如者。唯可以示一曲之說。不足以廣包也。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

博為之治而計其意。

知一言不可兼羣言故博為理衆言

而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

之說而况其功。

人知一事不足以兼眾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人恐未明其功故比况而曉告之

歲有春秋冬夏月有

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

星半隱半見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

此以上略

舉天時不一半星辰序言其星辰晝隱

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

山陵岑巖淵泉閑流泉踰漢而不盡

漏之流薄陳漢而不滿泉逾而前漢隨而後欲其流不盡至谿谷小

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漢而常不滿之流也

高下肥磽物有所

宜故曰地不一利。

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

規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

此以上舉人之事不一也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但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

不擇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蓀統

而好終深而迹言明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修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夫

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停。

停當適搘則擊險易猶否泰夫天地否泰應德而言為響

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

唱則擊也小則小和大則大和至猶鼓之含響應擊而鳴者也

天地應德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曲聲惡則響惡亦況

是以聖為否泰也

天道福善禍淫隨事而至也

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急聲往則急響來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按山乃止
字誤

天地萬物之橐也。君子知善惡，必報讐，編成慎先天地以類善惡，天地萬物之橐也。故曰：天地萬物之橐。橐裏萬物在合有橐天地。地行善，故橐天地也。天地苴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天地之中故為橐。橐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為一裹。橐合廣積善以通天上，入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橐合之裏，故散其終得其名。若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山然也。地下已絕，天地為一裹也。散之於上，能無偷觀？猶不可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橐合之道專一而能常行，則不有矣。常品之人，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富本乎無妄之治？不能重理也。

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

以錯而不用者，則以變不至。故言而名之曰橐合。尋古遺言之立也。故雖不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橐合。名名曰橐合也。

樞言第十二 脊者居中，以運外動而不窮者也。言則慮心。

樞言第十二 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若樞，故曰樞言。

外言三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煦，萬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故謂之道也。其在人者心也。心者萬以慮萬理由之，以斷云。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日與心以生成為主。此言氣者，道之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物既生成，須立法以治之。在用也，尤宜重也。

治名重其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四者從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貴與驕則失矣。貴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亡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得也先此二者則無所不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慎三則尊以重忽三則卑以輕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蓄藏積民無飢故為飽也聖智器也。聖無不通智無遺策二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寶者可操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未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者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立而重珠玉則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懲喜也者怒也者不令得立者四。謂喜怒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珠玉也故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者王主積于民。無不霸主積于將士王主積于民足。卒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驕亡主積于婦女珠玉。速其亡也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制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者。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患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謙受口七此。

者制人者也。下人者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強，而好以其國之比侯伐鄭。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胥視也。常俱進退，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生其怨心，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憎甚不害，故先王貴富。愛必利，貴周。深密不測，周者不出於口，不見生其賊心。故先王貴富。憎必害，則周也。一則為龍，一則為蛇。為蛇喻人行藏，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獨舉擅功，人之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可得而眾所驚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相親，從約束，結紐，則絕。有紐故可得而絕。故親不在約束，結紐。心生也。先王不貨交。貨交則人不得而絕。故親疏，向背是其心。有向背，則人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改也，改為分別，而可以鞭箠使也。若乃不列地，則人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親疏，向背是其心。有向背，則人以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鞭箠威之，則時也。利也。出為之也。得天時，下盡地利。餘目不明，餘耳不聰。苟非無思不服。時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為邊竟，則邊竟安。邊竟義者得人。義即利也。既時且義，故能得天與人。先王因其參而慎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强悍，故為之法。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雨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

所入所出。以卑為卑。卑不可得。以尊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最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士。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先王責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備不為用。坦坦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故存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其門。一本作沌乎博而圓。豚豚乎莫得而聞也。紛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懲。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猶面焉。令既順。故獲。夫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所以能成其貴者。以其貴而事賤也。賢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文忠集卷之六。惠通

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王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戒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名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為人臣者之廣道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

也。為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為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德者。忍之本也。而忍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平故先王不滿也。始有平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墨。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天下可祕。愛惡重閑必固。金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而衆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

唐司空房玄齡注

明吳郡趙氏本
法禁第十四

八觀第十三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橫通謂從旁而通也。閭閻不可以毋闔。閭屏也。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闔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慾。禁德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無心而變為慾。惡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從生心而變為慾。惡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

如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涇非之地其路無由也。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
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燒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衆。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耘寄生之
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
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周山
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
若閑門然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